

书的礼赞

茨威格等 著

叶灵凤 译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42.86

C37

书的礼赞

茨威格等 著

叶灵凤 译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书的礼赞/(奥)茨威格等著;叶灵凤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10

ISBN 7-108-01200-6

I. ①书… II. ①茨… ②叶… III. 散文-作品集-世界-现代 IV. I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15664 号



书的礼赞

责任编辑 曾 蔷

封面设计 董学军

版式设计 徐 方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排 版 北京新知电脑印制事务所

印 刷 北京京海印刷厂

※ ※ ※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3.875 印张 63 千字

1998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1998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01-10,100 册

ISBN 7-108-01200-6/I·215 定价 5.50 元

三联精选 缘起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成立以来,本着生活书店创始人邹韬奋先生“竭诚为读者服务”的宗旨,为几代读书人提供了大量优秀图书,也由此逐渐形成了三联图书的风格与特色。

多年以来,由于推介新作,许多曾经在读书人中产生过广泛影响的书,无暇顾及重印,读者呼唤重印之声不绝。其中尤以一些出自大家之手的小书,既是厚积薄发之作,落笔为文而又平易畅达,堪称书林经典,备受读者眷顾。值三联书店成立 50 周年之际,我们从半个世纪以来三联版图书中,整理甄选出一批兼具人文精神与思想智慧的精品;同时也遴选一些非三联原版,但品格相近的图书加入其中,辑为“三联精选”文库。文库秉承译域外菁华与开掘本土资源并重的传统,兼收著述与译作;为方便读者庋藏,统一开本版本,重新录排。今后我们将秉此标准与宗旨,陆续精选,以副广大读者厚望。谨布区区之诚,希望得到大家一如既往的支持。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8 年 8 月

目 录

目 录

书的礼赞 ·····	斯蒂芬·茨威格	1
书的敌人 ·····	威廉·布列地斯	7
蠹鱼 ·····		7
蠹鱼以外的害虫 ·····		21
收藏家 ·····		25
火与书籍的灾难 ·····		34
水与书籍的灾难 ·····		43
尘埃与荒废 ·····		48
爱书狂的病征 ···	汤麦斯·弗洛奈尔·狄布丁	54
有名的藏书家 ·····	欧文·布洛温	62
书的护持和糟踏 ·····	赫利·亚尔地斯	69
不能忘记的损失 ·····	克里浦·鲍台尔	76
赝造的艺术 ·····	芬桑·史塔勒特	87
人皮装帧 ·····	荷尔布洛克·杰克逊	109

斯蒂芬·茨威格

书的礼赞

当我试着要将书籍和文化，在知识上，在经验上，在使我能超越我一己范围的能力上，所给予我的一切除去时，它便立时溶解消失了。无论我的思想转向何处，每一种物件，每一种环境，都与和书籍有关的回忆和经验联系在一起，而每一句话也涉及我所读过的所知道的无数有关事件。举例说，当我念及我是在赴阿尔及尔和突尼斯的途中，立时有几百种有关联的事情从我心上闪过，明澈得像水晶一样，不自主的联系阿尔及尔这个字——迦太基，拜火教，萨朗坡，利夫的作品中所描写的迦太基人、罗马人互相在柴玛的战斗，同时又是格里尔巴齐尔戏剧片断中的场面：这上面又再加上一帧特拉克洛作品的色彩，一篇佛洛贝尔的自然描写。在查理五世，在阿尔及尔的进攻中，塞凡提斯的受伤，以及其他千百种事情，都古怪的重现在我的眼前，当我说及或仅是想到阿尔及尔和突尼斯这简短的名字

时,两千年的战争和中世纪的历史,以及无数其他的事件从我记忆的深处涌了出来。想到一个没有书的人的世界将是如何的狭隘,我真禁不住惊异。更有,我能具有这种思想,能够为了奇奥凡里缺少来自一个广阔世界的知识这件事而深深的感动——我的这种能为了一个陌生人偶然的命运而深深的感动的能力,不就是出于我所读阅的想象的作品之所赐吗?因为当我们读书时,我们除了在生活旁人的生活,用他们的眼睛观察,用他们脑筋思索以外,还有旁的什么呢?从这生动的可感谢的一刻起,在愈加生动和更大的感激之下,我记起了无数次的从书籍中所领受的赐与。像天上的星群一样,一件一件的出现了,我记起了将我从愚昧的狭隘界限中引导出,将新的价值显示给我,虽是在童騃时代,能给予我扩大我的存在的感情和经验的那些确定的时刻。书籍给予我关于这广阔的无垠的世界的最初的景象,以及想要浸潤其中的意念。我愈想到这些事情,我愈加了解一个人的思索世界包括千百万单纯的印象元素,这其中仅有少数是他本人观察和经验的结果;其余的一切——那紧要的综合的群体——都来自书本,来自他所读阅的,间接的学习。

任何地方,不仅在我们这时代,书籍正是一切知识的泉源,各种科学的开端。一个人和书籍接触得愈亲密,他便愈加深刻地感到生活的统一,因为他的人格复

化了：他不仅用他自己的眼睛观察，而且运用着无数心灵的眼睛，由于他们这种崇高的帮助，他将怀着挚爱的同情踏遍整个世界。

世上的一切进步大都依靠了由于人类聪明的两种发明。车轮的发明，带着眩目的变革随了它的轴心向前辗进，使得我们可以到处移动。写作艺术的发明，激动了我们的想象力，给予我们思想以表达的机会。那位第一个不知名的人，在某一时代某一地方，将坚硬的木材沿着车辐围绕起来，教导人类克服了隔离地域和民众的距离。随着第一辆车辆的出现，交通立刻成为可能的了；货物可以运输，人民也可以旅行增广见闻，它结束了自然所设立的界限，这原先曾将某一些果类、金属、石料和旁的产物，各限制于其自己狭隘的产地的。国家不再是依靠自己，而是依靠和整个世界的关系而存在，东方和西方、南方和北方，由于车辆的发明而联合在一起了。正如车辆的各种不同的用途，成为机关车，自动机，推进机的一部分，战胜自然界的吸引力一样，写作艺术也正是这样，它的发展早已远离手写的卷轴时代，从单页进化到整本的书籍，克服了萦绕在个人身上的那种生活和经验的悲剧的限制。有了书籍，谁也不再有关自守，缩在自己狭隘的樊笼里的必要，而能感受世界一切已经或正在发生过程中的事情，他能共有整个人类的思想和感觉。在思想世界所发生

的几乎每一件事情,今日都要依靠着书籍,而这种生活形式,充满着智慧,超越于物质关系之上,我们所谓文化者,没有书籍也无从存在。书籍的这种扩大灵魂建造新世界的力量,活动在我们个人的私生活中,除了在特别重要的时机之外,很少使它自己现身在我们意识中引起我们的注意。书籍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历史的悠久已经使我们不能在每次运用它们时合理注意到它们稀有的特性。每一次呼吸,我们吸进氧气,由于这看不见的营养物,我们使得我们的血液起一种神秘的化学上的滋养,可是正如我们对这种事实从不注意一样,我们也很少意识到我们读书的时候,我们从眼中不停地摄取心灵的食粮,这样给我们精神以滋养或疲劳。因为我们已是几千年写作生活的后裔,读阅几乎已经成了一种生理的本能,几乎是自动的。

自从我们开始进学校捧了书本在我们手中的时候起,我们和它们相处的熟悉,当我们拈起一册书时,不经意得好像我们拿起一件外衣,一副手套,一支卷烟,或是其他为了供应我们日常生活所需而大量生产的任何物件一样。熟悉蕴蓄了轻视,于是只有在真正的创造,沉思,生活的冥想的时刻,我们才见到我们所习惯了的的东西的真的神异。只有在这种潜思冥想的时刻,我们才虔诚地意识到从书籍上所给予我们的能打



动心灵的魔术的力量。而这种力量在我们生活中所占的重要性,使我们无法想象,在这 20 世纪,如果没有它们这神迹似的存在,我们内心生活将变化成怎样。

* * *

我正在乘船旅行中——是一只意大利船——在地中海上,从热那亚到那不勒斯,从那不勒斯到突尼斯,从那里再往阿尔及尔。旅程要费好几天,而船上的乘客又很少。因此我便和水手之一的一个意大利青年经常谈天。

然后,突然,一夜之间,有了一道看不见的墙壁隔离了我们。我们到了那不勒斯,轮船装上了煤、旅客、食粮和邮件,每到一个港口的照例的货物,又开始启碇,高贵的波西利波山看来像是小丘,维苏威火山上的流云似乎是烟卷的苍白的烟圈,这时他突然向我走来,明朗的笑着,带着骄傲给我看一封他才收到的信,要求我读给他听。

起初我还不明白他的来意,我以为他,奇奥凡里,接到了一封外国文的来信,法文或是德文,显然是一个女子的——我知道女子们一定爱慕像他这样的一个青年——现在他不过请我将她的来信翻成意大利文。可是并不,这封信是意大利文的。那么,他要我做的是什么呢?看看这封信吗?不,他说,几乎是不耐烦的,他要我将这封信读给他听,高声的念给他听。于是我立刻

恍然了。这个青年人，像画中人一般漂亮的，聪明，具有天真的伶俐和真纯的娴雅的，乃是属于他本国人口中的那根据统计说来是百分之七或八的不识字的人之一。他是个文盲。

这就是全部事情的经过，我发生下述感想的全部根由。但是我真正的经验不过才开始。我躺在床上的一张椅子上，遥望着船外温柔的夜色。这奇特的遭遇使我不安。这是我第一次遇见一个文盲。一个欧洲人。一个我认为是聪明，而且当作朋友交谈过的人。我烦恼，甚至痛苦，不明白在他这样人的脑中，与一切书写的东西隔绝，世界的情形会是怎样。我试着去设身处地为他这种人着想。他拿起一张报纸，不能了解。他拿起一本书，书在他的手里，只是一件比木头或铁较轻的物件，方方四角，五光十色，一件全然无用的东西；他将它放在一旁，不知道怎样去对付它。他立在一家书店的前面，而这些漂亮的，黄的、绿的、红的、白的、长方形的东西，背脊上装饰着金色，对于他只是一种画出来的果物，或是瓶口紧封无法嗅到它的香气的香水。他听到歌德、但丁、雪莱、贝多芬等人神圣的名字。而这对于他毫无意义；他们都是无生命的字音，一种空虚的没有感情的声音。



威廉·布列地斯

书的敌人

蠹 鱼

蠹鱼曾经是书的最有破坏性的敌人。我说“曾经”，乃是因为很幸运的，在最近五十年来，它的蹂躏行为在一切文明国家已经大大的被限制了。这一部分由于普遍发展起来的对于古物尊敬之增加——更大的原因乃是由于贪财的动机，因此能使得古书所有者对于年复一年增加价值的卷帙予以重视——还有，在某种限度上，由于可吃的书籍产量之减少。

中世纪的所谓黑暗时代，书的主要制作者以及保管人，乃是寺院的僧侣，可是他们对于蠹鱼并无所惧，因为蠹鱼虽以贪食著名，它们却不爱好羊皮纸，而当时还没有纸张。至于在更早的时代，它们是否也袭击草纸，埃及人所用的纸张，我则不知道——也许它们会进

攻的,因为那是用纯粹植物性的原料制成的;如果是这样,那就很有可能,今日的蠹鱼,在我们之间这么声名狼藉的,乃是那些贪食祖先的直系后裔,它们曾经在约瑟的法老王时代,就折磨过祭司,摧毁过他们的史书纪录和科学书籍。

在活版印刷未发明时代,抄本书籍乃是一种稀有的珍贵的东西,因此被保存得很好,但是当印刷发明以后,纸本的印版书籍就充塞世间;当图书馆大量增加,读者众多以后,习见更产生了轻视;于是书籍就被堆集到无人注意的地方,被人遗忘了,于是那个时常被人提起,可是很少有人亲自见过的蠹鱼,就成为藏书楼的合法住客,同时也就成了爱书家的死对头。

对于这个小害虫,差不多曾经用过欧洲古今各种语言的咒语来咒诅,就是过去的古典学者,也用了他们的长诗短句向他投掷。比尔·伯第氏,在1683年就用了一首拉丁长诗表示他的谴责,而巴尔奈耳氏的可爱的短歌更是有名的。

不过,好像一部传记之前必须有一幅肖像一般,好奇的读者们也许想知道这个那么激怒了我们温和派的小动物模样是怎样。这儿,从一开始,就有一种很严重的变化莫测的困难存在,因为这些蠹鱼,如果根据它们的工作来判断,它们的形状和大小差别之多,几乎恰如我们这些目击者。



赛尔伐斯特在他的《诗歌的律法》中，以不甚有趣味的词句，将它形容为“一种渺小的生物，蠕动于渊博的篇幅之间，当被人发现时，就僵硬得像是一团灰尘一般。”

最早的记载是在 R. 荷基氏的《显微画集》中，对开大本，1665 年伦敦出版。这部著作，是由伦敦皇家协会出资印行的，乃是著者用显微镜考察许多种事物的记述，最有趣的是，著者的观察有时非常正确，有时又非常荒唐。

他的关于蠹鱼的记载，写得相当长而且十分详细，不过非常荒唐。他称它为“一种小小的白色闪银光的小虫或蛾类，我时常在书籍和纸张堆中发现，料想那些将书页和封面咬烂穿洞必是它们。它的头部大而且钝，它的身体从头至尾逐渐缩小，愈缩愈小，样子几乎像一根胡萝卜……它头前有两只长角，向前挺直，逐渐向尖端缩小，全部是环节状，并且毛刺蓬松，颇像那种名为马尾的沼地芦苇。……尾部末端也有三根尖尾，各种特征极与生在头上的两只角相似。腿上有鳞也有毛。这动物大概以书籍的纸张和封面为食料，在其中钻出许多小圆洞，也许从古纸在制造过程上必须再三加以洗涤锤炼的那些大麻和亚麻的纤维中获得一种有益的营养。

“真的，当我想到这小动物（这乃是时间的牙齿之

一)将多少木屑或碎片搬入它的腹中,我真不禁忆及并且钦佩自然的机智,在这动物的内部安置这样的火力,经常不断的由搬入它的胃中的那些物质所补充,并且由它的肺部风箱来鼓动。”

伴随这描写的插画或“想象”,也值得我们一看。一定的,R. 荷基先生,这位皇家协会的会员,在这里所画的多少有一点凭着他的幻想,显然乃是根据他的内在意识来构成这篇描写和插画的。

(原注:未必!有好几位读者写信促我注意,荷基氏所述写的显然是衣鱼类,这东西虽无大害,却时常可以在旧屋的温暖处所发现,尤其是略无潮湿的地方。他误将这东西当作蠹鱼了。)

昆虫学家甚至对这“小虫”的生活史从未给予重大的注意。基尔拜氏,提到这东西时,他说:“*Crambus Pinguinalis* 的幼虫能编织它的长袍,并用自己的排泄物来掩盖,所造的损害颇不小。”他又说,“我时常见到有一种小飞蛾的幼毛虫,置身于潮湿的古书堆中,在那儿大肆蹂躏,使得许多黑体字的珍本书,在这今日爱书狂的眼中是与黄金同价的,被这些破坏家攫走了”等等。

已经引用过的朵拉斯顿的描写,也颇模糊。在他的笔下,这东西在一首诗中是“一种忙碌的小虫”,在另一首诗中又是“孱弱的破坏小爬虫”。汉奈特氏,在他关于书籍装帧的著作中,说它的真实名字该是“*Aglosra*

Pinguinalio”而格第夫人在她的比喻中又锡以“Hypotheemus erudituo”之名。

F.T. 哈非格尔神父，在赫利佛的教堂藏书楼中，多年以前曾与蠹鱼发生过很多麻烦，说它们乃是一种报死虫，具有“硬的外壳，棕黑色”，另有一种“全身白色，头部有棕色斑点”。

荷尔姆氏在 1870 年的“解释与询问”中，曾提及“Anobium Puniceum”对于布克哈特氏从开罗带回来的阿拉伯原稿，给予了相当损害，这些原稿现藏剑桥大学藏书楼中。别的作家又说：“Anobium Pertinax”或“Acarus erudituo”乃是它们的正确科学名称。

从个人经验说，我见过的标本并不多；不过，根据藏书管理人告诉我的话，再依据推论来判断，我认为以下该是这问题的真相：

在书中吃书的毛虫和蛆状幼虫一共有好几种。那些有脚的乃是一种飞蛾的幼虫；那些没有脚的，其实是脚退化了的，乃是将来会化成甲虫的蛆状幼虫。

现在还不知道，是否有任何一种的毛虫或幼虫能够一代复一代的仅以书为食粮，不过我们已经知道，有好几种钻木孔的虫，以及其他以草木废物为食料的虫，它们会吃纸，尤其是一开始被封面的木板所吸引，而这种木板，正是旧日的书籍装订者用来作封面的。为了这问题，有些乡下的藏书管理人不愿打开藏书楼的窗

户,以防这敌人会从邻近的树林中飞进来,飞在书上下卵。这是真的,任何人凡是见过榛树上的小洞,以及被干蛀所洞穿的木块的人,他就会从这些昆虫敌人所钻的窟窿上辨出相类的形状:

一、*Anobium* 类。这种甲虫,有这样数种:“*A. Cruditus*”,“*A. Pertitax*”,以及“*A. Paniceum*”。在幼虫状态时,它们形状如蛆,如在一般干果中所表现者;在这阶段,各种不同的幼虫很难区别。它们以旧而干燥的木头为食料,时常蹂躏书籍和书架。它们又吃古书的封面木板,因此就一直穿入书中,能贯穿浑圆的长洞,有时向倾斜的方向穿去,则所穿的洞便是椭圆形的。

它们会这么样继续贯穿过许多卷书,而佩基纳特氏,那位有名的版本学家,曾经发现过有二十七部书给一只小虫这么贯穿了一个直洞,这真是饕餮界的一件奇迹,不过这故事在我方面,却不敢尽信。经过相当时日之后,幼虫做成了茧,然后就变成一只小小的褐色甲虫。

二、*Oecophora* 类。这种幼虫与 *Anobium* 的同样大小,但是因为脚,一见即可分别。它乃是一只小毛虫,胸中有六只脚,身上有八只吸盘似的隆起物,像蚕一般。它后来变成蛹,然后达到它的完整形态,化成一只小小的棕色蛾。吃书的一种乃是 *Oecophora Pseu-*